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五十

明 賀復徵 編

序七十

贈穆太公序 明王世貞

燕趙古稱多感慨節俠之士而魏亦其輔國也今其人尚矯矯脩其士不㒾然俠者赴士之阸困急於巳既巳存亡死生矣而不自矜其能然一為義則天下歸之百里頌功

千里須聲若朱家李心之流彼猶為名使也節者則不然其契額而事迫如羊角左伯嬰杵之徒苟不濟則捐吾身而為彼存者事濟矣彼又捐其身而報逝者所以為兩人足矣彼猶為氣使也故夫節者狹而信其志俠者汎而行其意要之非甚其至也有能仁心為質敦誼明信為國惜楨為士惜儀内足於志外挫其名斯進此二端矣則穆太公其人哉穆太公者魏人也有子曰文熙而顯文熙之友石給事星上疏論天下大計於左右有所指斥忤旨當受

杖北闕下時左右中貴人挾上怒而脅其郄敕閽吏毋得以給事從吏進文熈聞之曰果爾給事且死矣時當任工部郎未上闌入謁緹騎朱帥曰公以給事抗中貴人耶不佞筆不朽以中貴人死給事耶不佞筆亦不朽唯是公為天下愛直臣為萬世自愛朱領之陰戒主杖者石給事卒物故令我愧見強項郎而給事甫杖畢諸中貴人羣詈之給事亦詈則益怒箠榜交下文熈迫趣前以身蔽掖之而解帶綏戟支甚力曰此豈亦上旨耶中貴人恚而咻曰若

何官耶而闌入地也文熈叱之曰吾工部郎某也此廷臣廷非而闌出地也諸中貴為詘稍稍引去文熈起給事血肉中而囊之出時給事為編氓矣文熈即日僦舍都門外治醫藥給事數憤絶數為嘘氣得蘇當是時文熈盡出其槖裝與賣宅直可二百金以治給事歸計而度猶不足居旬日有策蹇蹴蹴來者則太公也撫給事謂徇而職足稱丈夫且身在胡他虞耶已謂文熈若傾槖而資給事哉吾有子矣不腆之鍰以佐若可與偕歸矣

時將册東宫太公屬當封文熈念棄官易而獨難太公

封太公覺之怒曰給事父猶布衣泉下我何忍獨冠帶

也且若以一冠帶足榮我乎趣以給事歸吾三人田間

足矣給事時時語人北闕下之難穆太公父子實再生

我吾身非吾有也居久之文熈以行誼聞公卿薦紳間

得推轂為禮部郎已遷丞尚璽已又改為吏部郎太公

亦從封禮部郎然黙黙不自明里社外毋能名太公者

而文熈為吏部時欲以直匡其長於人才數數奬進不

匿聲跡又其故人某侍御有所彈劾不勝謝病歸文熙為從中釣竒冀抑其人而伸侍御疏者事覺外遷臬副亦謝病歸太公迎謂曰兒病晚矣吾向者業知之漢庭乃肯為而再伸志也夫文熙初自罷以友故而太公安之最後罷復以友故而太公復安之無幾微見顔面豈所謂内足於心外挫其名者非耶給事又謂太公習經史尤深於左氏家言或以為學問之力然太公為德其鄉類是者非一特不自明故毋能名之者庶幾仁心為

質惻怛子愛遇而輒發耳夫太公不以頃刻得官阻文熈棄官其於文熈之進退宜坦坦也盖不佞嘗一再過文熈與談説古今才術文藝交相嚚也不佞亦易棄官而觸當事者嗾言路齮齕之文熈走見其長畫地指天以免不佞而不使不佞知也太公壽不佞稍槩次其事而稱之以為勝於古之好行節俠者或給事與文熈意也非太公意也

壽李于鱗母太夫人序 王世貞

歷下有李生者治毛氏詩釋褐尚書刑部郎李生能為古文辭奇士也與予好至讌間語及已曩所以貧狀與太夫人事未嘗不欷歔涕下也李生之言曰某也九歲而背先君子二弟方呱呱蓋是時先君子先已娶有子云太夫人為後室而祖母楊老而眊前子懼其輩長莊當爪分以薄而覬我太夫人之易嚮也我太夫人日夜抱諸孤泣曰天乎吾乃受旦夕命哉即二三子之胥顛躓無以報地下於是自誓潔束不一問戶外事而侍祖

母楊孟共謹如新婦時蓋八年楊殁而前子以耽故稍蕩其業孟恨有某輩也太夫人重歎泣曰天乎其終忍滅李氏哉迺廢箸出僦金田可粥者二十祖踰年僅十祖而又坐貸息故舉箸從僦學旁舍負益甚於是某漸長稍稍取遺書讀之太夫人躬力作女紅絣澼洸二弱弟則為人傭保給之蓋母子更命併日食也日予謬從有司薦乙巳之歲請告歸故里中具冠服率二弟拜堂下置酒願得奉頃刻懽太夫人顧愀然不樂罷酒久之

乃念先君子與貧時爾予聞李生言而悲之且私以識太夫人礪節和行順拂而甘苦有丈夫氣焉亾何生復來謂予曰太夫人今五十而加七誕辰近矣其謂鮮所當意者而得子之一言為壽何如予曰子之壽太夫人也將盛冠服耶曰然致水陸吉甘脩髓耶曰然力未悉率若婦二弟曁諸孫列前後耶曰然然則太夫人亦若乙巳之愀然者爾李生色恐不復對曰無恐也子曩昔第而歸宅無自樹見太夫人偲子之沃而志瘠也佚易

思也故戚夫謂為子戚爾子距今服官恪砥行誼而博古善文辭脩先君子業而廓大之太夫人庸戚耶且太夫人賢者也其不以人情病人理固矣於是李生色少觧而予又前告之曰未既也子盍益勉焉子之造與太夫人之壽日進高明融顯海内稱李母與孟母並毋論河東氏焉予歲得文壽之不然而予官且更高産更厚歲時伏臘窮數道力考鐘鼓行玉㪅紫縣官俯謁如家人禮為壽而太夫人愀然自若也子以為孝乎哉李生悚

起拜歸而語太夫人太夫人曰善

壽戚大將軍序 王世貞

往者天子以戚將軍閫功成急傳詣北邉大將軍過汪中丞而論北事所不易支者五即天子不以其不肖待罪行間非舉便宜而授其不可因借箸條所以不易支及便宜狀中丞為文叙之甚悉大將軍至自閫天子果以𣃁帥授之亦頗用便宜法事而不盡如大將軍故指大將軍謂虜騎壯甚卒難用騎爭於是以意閻古法教

車而以南短兵法教步俾車抗鋒步夾車騎承步利則騎追北不利則車殿以自衛寇稍闕之縮弗敢闌入至是庵廬錯於儲胥者具五載而大軍益得以其間飭邊事其法曰垣易穴也墩易陵也我高堅其垣而稍疎其武為敵臺以乘之臺多其卒卒有長糗備五之矢石三之險阻槎出寇不能厚集而以薄薄我我從高下矢石不食頃而烽達於百里之外矣大將軍即諸營城多為室居部士其室材不以煩縣官因木於林因石於山身

為陶師以教丸鷖士告勞者一言拊循之如挾纊天子乃稍稍賢重大將軍數下璽書褒奨褭蹄鮫綃之錫歲時不絶其官至左都督無可加則為官其子弟以慰安之大將軍蓋束髮而從軍凡數十百戰南掃倭北拒虜天下談其事而駴之以為非復當世人即號習大將軍者以其宿將故謂且老而不知其歲僅四十七也今年秋幕府白偃羽方置酒大饗諸部曲諸部曲念無以報大將軍而走不佞所乞一言為壽不佞以非時謝則曰

必大將軍時而後得足下言無乃非值乎哉且自薊邊吏民有大將軍而始脫於虎口而知有生之樂大將軍一日而不厭我則大將軍賜我一日也大將軍一歲不厭我則大將軍賜我一歲也而我曹何敢忘不佞不獲辭則為序所以而曰為我謝大將軍時進匕箸自愛自此以往所未央者歲而皇帝歲勞苦大將軍問邊計利便因即軍中制號遝統諸將軍為國虎臣遭世承平匈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如子所稱辛子真者固大善即

大將軍將而赭瀚海犁車師勒石燕然山之巔者雖鐃為之非吾所以祝大將軍意也

邢母朱太恭人序　李攀龍

人勿論不得其父母即得其父母非久也無以子也太恭人之有以子也程番公以良二千石出守程番長官咸用命稱共理之臣上以賛朝廷柔遠能邇下以和椎結侏離之俗以息民綏社植本立慈孰使太恭人有今日者非程番公乎太恭人之有以子也且二十年也勿

論不得於所為舅姑即得於所舅姑非久也無以婦也
太恭人之有以婦也𦐊昌公為郡理官治隴以西獄治
也按部使者檄而治河以西之獄遴矣羌酋雜治之治
也所當平反至生祠諸郡中比於馮野王之為人肅肅
在堂雍雍在闈作邦作對以迓程番公無違之命以正
抱哺併倨之風孰使太恭人有今日者非𦐊昌公乎勿
論不得於其君子即得於其君子非久也無以為家也
太恭人之有以為家也則贈中丞公者業已游諸國子

中矣太恭人則曰君弱冠握手天下士非慷慨慕義以託於長者斯士必以齒易之士以齒易之斯三損日至三損日至終無成名矣既年公蓋儼然若出於世家公卿之胄也褎然又若在偕計中不得於宗伯之薦列也而士無敢以齒易之矣外有伐木和平之友斯內有雞鳴靜好之婦刑于寡妻庇其伉儷孰使太恭人有今日者非贈中丞公于太恭人之有以婦與有以為家也且二十年也可以無得於其父母若所為舅姑與所為家也

不可以無得於其子即得於其子非久無以母也太恭人之有以母也中丞公之為諸生則謂之曰何以異爾父之為國子慷慨慕義以託於長者士不得以齒易之也及以進士為真定尹又謂之曰何以異爾外王父為程番哉裁守就令居中治外以我自視以爾視民無不得也以真定尹為御史又謂之曰父母之不得則師法之師法之不得則彈壓之過此攘臂而仍之不可知已公既為御史按部畿内庚戌之役即斥堠無不至芻粟

無不具也以御史為廷尉又謂之曰何以異爾王父為輩昌理時郡理官所為當御史臺當也御史臺所為當廷尉當也公在廷尉無論丞卿凡涖二都文無害矣今之中丞以督部刺史在外為臺主者不下數十人其內領御史受公卿章奏以貳大夫者纔一二人耳終不遺力而讓位矣公三年於此即天子威重之臣也太恭人不知也所知者中丞公為諸生無以異於贈君之游國子中為真定無以異於外王父之為程番守為御史廷

尉無以異於王父之為輩昌理官時耳士無廢業雖勞而善心生焉邑不以為令毋得以為子乎即使御史廷尉不當太恭人意恐不能從中丞公畢正臘也又孰使太恭人有今日者非中丞公乎太恭人之得其子以毋也又且四十年也二十年程番之子又二十年輩昌之婦而贈中丞之妻又四十年中丞之母太恭人八十年於此其在輩昌公家無以異程番公家其視中丞公無以異贈中丞公故其於八十猶掇之也然而不得於其

父母舅姑若其君子與子而不可不得於今日也聖天子四十年於此矣勿論太恭人免於蔔𦉢仳離之難即使中丞公值更張之運急絶無施又不則在忌諱之朝膏澤不下又不則處滋彰之世好生未洽何以一令長擢御史遷廷尉以及中丞無恙也向使中丞公有一日之恙以爲太恭人憂其以八十年於此者何可知哉聖天子四十年於此即太恭人八十年於此堯舜在位民不夭札是余所謂不得於父母舅姑若其君子與子而

不可不得於今日者也母家在昌邑邑令陳希南氏為余言母如此程番公名璡輩昌公名瓘贈中丞公名時舉中丞名尚簡因以見昌邑多君子矣

許母張太孺人序　李攀龍

余弱冠時吾黨士蓋多從殿卿游矣則殿卿乃三顧余廬中信宿與言天下事握手不置也吾黨士至相謂曰久不見殿卿何至與李生友哉李生狂生也人皆以余為狂生蓋殿卿謂余非狂生云余與殿卿讀書負郭窮

巷不能視家生産落落羈身鄉校内佔畢業為之俊傑相命以好古多所傳外家之語慕左氏司馬子長文辭與世枘鑿不相入日月省試有司技不能稱既稟室家嗷嗷視一弟子員如匏瓜矣余復每過殿卿即縱酒談笑上嘉版築屠釣之遇下及射鈎贖驂之役苟富貴無相忘也仰屋竊嘆重悲昔人盛年功名扼腕之間無不志在千里計未使吾黨知也太孺人從旁觀之乃亟為殿卿言向從兒游者無豪易高也此人亦孤貧泥淖中

意若飈去才乃大常兒急之勿失此人哉彼不知李生奚為知若也殿卿亦言陸沈於俗使無爵爵之行遘會崛起澤大流施而人莫知我所為生不及兒明精淵識矯矯逸氣巍如泰山不可動浩如百川不可禦兒不及生也太孺人中歲寡居日夜竢一子有建立時儼無愉色即從游士數來殿卿又往往輟牘迎之終日不得下帷誦太孺人始猶對客佯為呵責殿卿者久之從游士復不謝絕太孺人則扃鑰持門户盛氣厲辭鞅鞅去諸

子矣以故殿卿無擇交向令窮困時有所失私眠乃今何能不憊精神降體貌以事未嘗知已者對坐以目無可與語彼我扞蔽動及賄食田舍瑣尾鄙語盈耳黽勉答問一言不相應即忸怩作麈狀以惆㥂疑我稍厭復謂無故人情引衣起走惡聲載路是不以憂太孺人乎余往過殿卿則鞅鞅去者瞰余又相謂太孺人顧柰何内狂生也余尚記憶殿卿自肥子來持進不滿千錢太孺人命給余夜讀值膏數升遺之余至今耿耿東壁餘

光念哀王孫而進食意無已時又殿卿於我無論沫濡相呴濡即上書張中丞府中相推第身自賤士乃手援我殿卿豈自知後時乃至今也太孺人雖年八十乎然殿卿已著國士名大錫母矣即有憂生之嗟懼不先鼎食爾太孺人於余有知興之感在殿卿顧久下人哉時又何可為也余猶及復兒孩提時辥家婦抱子襁褓相藉太孺人撫育三世而處其慈又皆秀發孺慕悅人志意斯稱吉祥善事乎

壽襄王殿下序　張居正

今祝人主壽者曰萬歲祝侯王壽者曰千歲夫人壽之不可幾以千萬稔矣而祝者咸願之則世主侯王之與衆庶異也夫物有便於已則願常有之無便於已即一日不能相守日之中天也有目者待以視有足者待以行鷄三號延頸跂踵東面而晞無不願萬年有日者非愛之也恃賴焉故也五嶽四瀆之居於方隅也興雲雨胎寶藏以給人之求人莫不禱祠而祈福焉利在焉故

也人主者曰也侯王者岳瀆也人主兼利天下天下無不顧以為君侯王澤逮一國一國無不顧以為君故人主萬歲則天下之人以萬歲蒙其利矣侯王千歲則一國之人以千歲蒙其利矣故世之祝人主侯王者莫不願其千歲萬歲何者便於己故也非然者且為厲為孽將誹讟之是承何千萬之有襄之建國百年矣世濟其德以屏翊帝室至今王益有聲江漢間居正自家食時聞王之賢未見也及過襄陽竊從下風望見顏色王天

下之賢王也夫賢者使人愛而戴之便而安之居正竊
聞太守汪大夫言王雖處崇鉅其自約結恒如處子士
大夫過封内者無問知與不知必降接禮遇下容已甚
其惠民也渥而馭左右也甚嚴事涉有司即有司人百
曲不罪也左右人雖百直猶不貸務在詘已檢下以信
有司之法故自太守以下至於編户之氓咸曰王有大
惠於襄之吏民吏民靡有秋毫可以報塞者但願王千
歳有國以重惠襄之人此之為德不直一手一足使之

而已夫淵深而魚聚之林茂而鳥獸歸焉詩曰投我以桃報之以李王所以投於襄之吏民者厚矣非壽考祺福將安用報乎雖然竊有願焉王亦知夫敖氏之積粟者乎周人有敖氏者積粟盈囷足支數十年未足也而問貯積於嗇夫嗇夫曰子之積厚矣吾無以益子子而計子之所有者慎用之而已夫主撮之不慎鍾筥洩之鍾筥之不慎尾閭洩之江海雖大也以奉漏卮則没世不能取盈焉我嗇夫也我告子以嗇而已夫神不可以

鶩用嗇之則凝福不可以驟享嗇之則永彊不可以厚恃嗇之則堅故聖人之言曰事天治人莫如嗇王今年三十春秋矣計三十之於千歲也不猶積貯盈囷而始去其圭撮者乎王誠能少垂聽於嗇夫之論無輕用其年力之富以頤神而思永則所謂千歲云者猶近言之也

默齋先生六十壽序　歸有光

吾崑山之俗尤以生辰為重自五十以往始為壽每歲

之生辰而行事其於及旬也則以為大事親朋相戒畢致慶賀玉帛交錯獻酬燕會之盛若其禮然者不能者以為恥富貴之家往往傾四方之人又有文字以稱道其盛考之說記載吳中風俗未嘗及此不知始於何時長老云行之數百年盖至於今而益侈矣嘉靖三十四年九月之朔憲副默齋孫先生之生辰先生之生以前丙辰至於今乙夘甲子一週於是縣之人為其禮者尤以為重而徵其詞於余若其禮然者予不文不能道其

慶賀獻酬燕會之盛獨以謂人生百年之内其變故多端而於歲時敘事相感親朋聚會盃酒談説生平感今懐昔之意為多余與先生同里閈有通家之誼自少已能識先生先生年甫弱冠先大夫客游不返旅殯蒼梧之野徒步走嶺外無資裝僕從之攜崎嶇萬里負骸骨以歸寡母幼弟相依為命有人所不能堪者及舉進士釋褐為刑曹會御史言事下詔獄先生守官不阿與大吏爭論幾蹈不測之禍天子仁聖不忍加誅竄之懐遠

夜郎之地於是自縣令遷轉不數月輒改官歷閩粵巴蜀荆湖齊魯之間足跡幾半天下天子躬視獻陵潘臬郡縣之官多以乏供致重辟先生時為湖廣僉憲獨免於罪且膺寵錫又再遷得江西憲副以歸夫六十年之間榮辱利害之途追而道之有不勝其感慨者矣今先生遺榮辭寵卜築於玉山之陽有園池田廬之美有子孫之賢而筋力康強絕無衰老之態追念自此以前真如夢幻自此以後山林花鳥之樂知其無窮也是又不

可以賀乎於是書之而平生竒偉忠孝大節可考見焉

張母八十序　徐渭

始吾與子錫子文輩居相近也子錫伯兄將軍曰子儀者曁兩弟並來就予家塾稍後而子錫子文乃與予同挾策而翔並髫也兩家兄弟無一日不三四至竹馬裲襠一趨而到門蓋自屋畔庵左抵衛署右衢數百步間風塵縷縷昏一巷皆吾數童子所蹴踏也而予與二張即髫占對屬文稍稍驚座客名一時娛起郡中而太君

者與其太公並拊而愛憐之至則啖以粔籹餦餭或出果餌入袖中戲劇而蓬垢則為櫛沐綻則為針紉澣熨不憚細瑣而閥固將軍也備戎物或弄劔槊拾而引弓相與牽櫪馬不轡而馳且射衛埒道中趍臺級至墮跌損壞而母終愛之不色愠亦不甚禁詬兩兒子意若期以濶遠不屑屑事兒女束箱者數十年來二張者薄俗學為詩人四方知之賓至盈座吟嘯酒盞間無虗夜而予顧逡巡庠序中庶幾一飛而屢墮既乃觸網罟謝去

其巾衫盆一意於頹放時時復從二張游而太君益為治俎脯釀黍秫教飭諸婦毋違夫子意人或問之太君曰顧人家於人倫天理中毋大虧欠耳至富貴會有盡時兩兒子若其交儕輩中所馳宜不與彼較短長也噫鳲鳩稱君子之壽不以其用心專一耶太君數十年中視其子與吾輩如一日子與吾輩所履有不同而太君者自小時啖果餌以來至今為治俎脯之日無不同故太君者當其被戴笄珥則女婦儔也及問其中則鳲鳩

之君子意者其莫過矣此不可以卜太君之不短耶及是太君年八十矣交太君之子輩令渭操筆以頌其唯唯已則頌曰其誠自棄不能如淮陰釣徒持千金以報漂母飯天如有意於吾輩其令吾輩更頌太君如今日者四十年以少報太君啖果餌治組脯與釀之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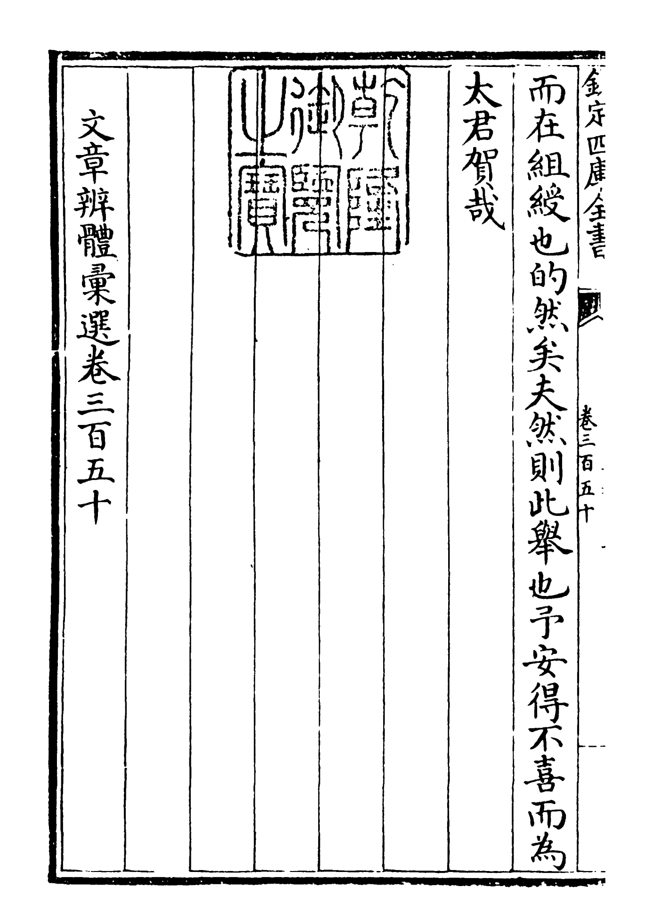
贈沈母序　徐渭

沈母太君俞者沈伯子之母也太君歸沈甫二十五而寡有姑嘗嬰病太君至糜股以療之得不死然貧不給

於欒與饔太君乃用針杼以給終其姑之身毋缺養有孤始為伯子時方在襁而今者娶婦有子若女且孫矣伯子又知書能操筆而比於分隸行卓卓為鄉人表夫若是是孤與子皆薺也而太君則為荼也與蓼也者計二十有五年以至於今太君蓋年六十有六是太君之為荼與蓼也者亦六十有六年矣而始得督撫洎按察徐朱兩公者檄有司旌其門伯子與余友也且曩也有德於余而太君當予過伯子時往往滌器割牲出俎脯

釐其甕卤燈脂涸漏盡矣而猶令伯子把予袂或匿其巾履若是者太君蓋不以予無益於伯子也今其旌也予不可無賀蓋予居常謂風世事即不可輒得於有司苟有逸賢野史為之書數字於牏槧間亦足以信後昨訂縣誌遇貞女孝婦為予所知者衆人乃謂未有旌門表坊舉扼不使便書其有表且旌而為予所未知者則衆迫以書不復俟校按否者往往遭訕罵不已由此觀之人固不可以無實至於實之名否則其權不在管毫

而在組綬也的然矣夫然則此舉也予安得不喜而為
太君賀哉



文章辨體彚選卷三百五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五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施華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五十一

明　賀復徵　編

序七十一

壽李翁六十序　明屠隆

夫促促貧賤固不若磊磊富貴古之賢豪大人苟非顔回原憲而徒跼蹐席門窮巷之下即何足以稱揚哉蓋昔者太史公嘗崇勢利而羞貧賤夫勢利何足榮謂其

磊落富貴者也貧賤何足羞謂其浞浞貧賤者也范蠡霸越成退而游五湖即三致千金夫三致千金人以為賈豎小節耳不知此亦英雄長算之餘也世有掀奇贏市肆終身而猶然窶人子者非厭數奇亦或其智計淺矣余姻李翁束髮遊京師從大俠酒人放蕩摴蒱蹴踘之場葢其少年時豪甚已而乗巨艦出五湖依鴟夷子故事即策賈成敗無不奇中者會亦有天幸不十年而手致數千金顧布衣飯脫粟質任自然不以貲雄里中

兒而時與故人賓客箕踞豪飲酒後耳熱投壺射覆慷慨嘯咤四座生風居然五陵豪又儻蕩善施而謬為纖嗇嘗出千金潤故人賓客而浮怒嫚罵之人不見德又善以智自全不以財府怨平生不作兒女子仁媚人而人亦無有甘心於翁者此其智計豈淺小哉令得當長頸烏喙之主庶幾佐會稽下風而乃徒以英雄長算用之刀錐米鹽間則所遇異也李翁三丈夫子中子之文彬彬雅儒生而孟季則豪舉有父風三子者其氣局不

同皆賢子也人言李翁有後哉萬歴戊寅中秋日迺翁六十生辰屬不佞居淮泗不得與賔客奉觴之列乃逡中此章為壽翁顧不佞無能游揚翁夫人貌榮名豈有既乎

董節婦壽序　李本寧

不佞之叔弟葢受室吴氏云吴家邑西北斗絶萬山中其人椎少文而褎然者為茂才天授茂才父宗學弱冠從外傅受書能強記生茂才八月卒於時母董孺人年

二十有一耳慟欲絶已自念曰吾以死從死者則誰與生生者以吾死而死生者則重死死者吾其以心許死者而以身撫生者吾身終死者之身也日夜襁而抱哺茂才淚集於乳而俱飲之娣姒姑妐見者人人為流涕而茂才稍長出筒中書授之是而父手澤也孺子必成誦吾試聽之茂才長跽謝謹受教孺人乃始問家人産首不重珥衣不曳地辨色而起諸臧獲以次受署至莫告成家具緐此日羨茂才得專精於學而居恒自傷生

不識父何狀母也而更父我所以將母萬方必得其歡今年臘之九日孺人年六十矣内外宗介紹叔弟而徵不佞辭為壽其所以徵詞第以孺人之為母六十年如此其享也不知孺人之為嫠四十年若彼其卹也往不佞視學秦中日檄所司謹察婦女貞烈者以名聞顧事不盡實而得聞於上必其有強近之親或名都大邑衆所耳而目之者也未有得之深山窮谷者也孺人居深山窮谷非聞家華冑素講於女史姆訓忍萬死以殉一

抔之土而存六尺之孤豈以聲音笑貌僞為要譽於鄉黨鄰里哉國家明章婦順如孺人者例得旌門加綽楔焉而孺人名不出梱閾向微茂才為子叔弟為館甥即行年六十猶之匹婦之為諒也雉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士巖居川觀與木石麋鹿伍君子猶采其行事目之逸民傳之高士女有士行其難倍蓰男子獨柰何以微逖見遺不佞為書其槩令采風載筆者有取徵焉孺人之壽在名不在年自今伊始不佞莫能窮其算矣

壽方麓王先生七十序　湯顯祖

葢予未仕時即知東南江海之上明經術守先王之道者方麓王先生一人而已而怪其仕不顯夫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未必不可行古之人於今也故雖大吏不馴者用事朝未嘗無二三通人長者其中而江陵相又名於王公為故雅知然竟以去何也已而知之世所名長者通人皆非能無欲人也自以為機曰吾且用大吏為天下用夫所謂大吏執政者固天下之機人也知其

如此因而有以用之則相煦而為大吏用卒亦未嘗用大吏為天下用也凡此者皆王公所不能故以九卿歸終其節得因而著書傳之後世吾未嘗得見公問之友人王巽父曰公頫首脩項而微傴若不能言蓋恭儉儒者也至於論天下體勢人物大小之變其中無窮嘗曰聖人之心盡於經矣經能令人之心微而明於清濁此王公所以不言而辨也頗聞公不愛西方聖人之書而其子其孫好之達觀氏者吾所敬愛學西方之道者也

吾問彼東南來誰當有道者達觀曰必方麓王先生也凡道所不滅者真王公真人也真則可以合道可以長年蓋食淡者不渝其恬行敦者不泄其清壽非真人之所愛而人之所愛於真人也夫天下之生多矣世所知必不可使壽者害世人也有其人可而必不可壽者有可以壽者有必不可不壽者可以壽者鄉里之行科條之材也有必不可壽而其人可者非真人也世所謂通人長者是也或壽之而名不全必不可不壽者真人也

孝則真孝忠則真忠和則真和清則真清進而有社稷之後大為可恃之臣其次不失為可信之臣能則行不能則退而脩先王之業紬性命之心入其通理出其疑義傳書其子孫與其人將使後之學者得以窺瞻廣意為人焉凡若此人者無所害於人而有功於人取天下者少與天下者多人之所不厭而天下之所獨容也王公豈不其人哉敢言其端從巽父諸君為先生壽

壽趙仲一母太夫人八十二歲序　湯顯祖

春秋時介之推從晉公子十九年歸而爵不及焉有懟言矣母曰盍語諸介子曰身隱矣焉用文之母曰如此吾與子偕隱漢范孟博為使者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心及患辭其母母曰汝得與李固杜喬齊名何恨予讀書至此未嘗不喟然流嘆為人子為人臣遭遇於世何其蘄絶踸踔一至於斯也方晉公子西歸濟河雖其舅氏犯猶中流而邀其君以備患而固利况乎趙胥而下諸人其為介子所羞不欲與比朝而爭祿明矣雖然為人

臣者羞其臣不可以懟其君勞而聽君之察君察而次
諸朝相與光輔大業以祿吾親留竹帛之名固亦無髙
於綿上也而必以懟此亦人臣之大戒也漢李黨事起
紀綱蕩絶公正流離滂雖有意乎澄清不可得而清也
患若備矣猶欲與善善同其清抗厲首陽之義天下悲
而壯之雖然苟吾一身慷慨為天下致命顯節其亦何
嗛獨如白頭老人何若此者亦為人子之大戒也吾友
真寧趙君邦清為人長巨髯好氣高厲激發自喜宛如

范孟博之為人而殆甚當為滕公有功德於滕請寄不通苞匭不納為豪右所疾幸乃入為吏部郎則急發其曹偶豪吏贓至數十萬執政疑而畏之時南北黨事且起公竟為觝角擠落以去雖去而天下皆知趙君關西男子其才具氣決有異略當為天子信臣天子亦雅知君君亦感愴至伏闕流涕不忍去而國家制非出上意不可測而事起重臣雖有所忌竄逐終不能遂窮其威趙君之幸乃不為滂別其大人狀而得歸居河山之陽

草笠種牧以奉太夫人膏瀡裘罽而相姁俞良幸矣時
而讀書撫琴慨然君臣之際不及於懟雖廢棄復用
數與我期將東出武關溯懷湘會我漢沔之上而余以
家親皆八十有六不能西君亦且以書來母夫人歲以
三月三日上壽今八十二矣固不能東出關明庶風至
願聞子之歌聲也嘻子推至與其母為綿上之操而趙
君得從太夫人歲相浣濯為家園之遊此又臣子之大
幸也君其進太夫人酒吾為子歌歌曰崆峒王母留金

方金氣騰翔精且剛吹鑪躍冶成干將天水淬之流其光芙蓉始華溢金塘如蛇吐鄜龍奮湟華陰土拭琉璃裝佩指扶搖行帝閭鮮飈可持不可當數擊恐折犀睨傍夜吼歸飛天豢蒼竇而俟之臨玉房捉刀刈禾封豕羊壽母夫人垂北堂三月三日辰吉良金母之生逢會昌倉庚應律春日陽桃花雨水河泉香文翬拂羽玄燕蹌瓊沙委輪雲蓋翔罇首戴勝嬉萸子婦諸孫從樂康寧河聖水清且長執蘭太清迎百祥雲盤霧轂帷連

綢筵尊遞陳藉若芳撫琴吹幽揄佩裳瑶池百拜飛羽觴慈顔笑謳歡未央水心之斂貽君王

王孟夙母魏孺人六十序　歸子慕

禮之行也必本於情情至而文生文生而禮成不本於禮徒舉故事驅一世之人以虚文為不得已君子傷之夫人之於子慕表姊也然而子慕之生也三十有五年矣未嘗一見姊姊之夫子為先達歷郎署為郡守歸於鄉里比其謝世也猶未知其鬚眉狀貌之何似然則與

行道之人奚以異雖然子慕之得交於夫人之子孟夙則有年矣久而益親子慕終不以姊為間而孟夙之執甥禮愈恭子慕常有踧踖不自安之意夫與人為甥舅至欲以舅自處而踧踖不自安知有友不知有姊其於友誼為無失矣而於姊不免於溥昆弟也朋友之交也舉其一廢其一豈所謂並行而不悖者哉歲之丁酉夫人春秋六十子慕始得奉觴為夫人壽歷階逡巡却立者再私念曰今日之為壽也而以姊之故也于情微今

日之為壽也而以朋友之母也于情篤從姊乎從朋友之母乎曰從朋友之母又念曰今日之為壽也而徒以朋友之母也夫人未必引而進之今日之為壽也而以姊之故也因得以覿夫人之貌從姊乎從朋友之母乎曰從姊於是以兄弟之禮見君子謂是舉也賢賢而親親本於情合於禮異乎世之為壽者矣

壽陳徵君元配衛孺人六十序　董其昌

余友陳徵君仲醇避俗逃虛志在五岳晚而買山東佘

之麓貯書萬卷游詠其中經其門闃若無人入其室其人斯在幾與世相忘矣非直忘世也殆亦忘家雖與其元配衛孺人相莊若賓而自其山居之後鄉城相距十八里一歲不過再三歸孺人時以春秋上冢為留憩山莊者數日此外罕覩其面與城市之人罕覩仲醇者等仲醇又不治生即海内束帛加璧干謁輻輳筆潤有餘迮迮與九族賓朋同其饑寒隨手散去橐空而止鮮有歸遺細君者以閨閤之恒情論之不幾似太常之妻北

門之室乎而孺人以端莊靜一之德拮据內政嗃嗃如

也雍雍如也安其荊布有六珈之華饜其脫粟有八珍

之旨子婦皆式其儉素佐以力作大者蘋蘩小者機杼

無不贍舉仲醇是以無內顧而偃息於一丘一壑之間

仲醇即不一丘一壑乎簮屣子遠遊之冠策盧敖鄧林

之杖凌華嵩而躡衡岱也男婚女嫁中壺足倚庸詎如

尚平畢世次且老疾俱至而臥遊為乎孺人今年六十

矣計其于歸以來四十年中合符古賢媛而過之者有

三其始當仲醇才名方噪俛拾青紫之年顧不難為孟光之勸隱然而勤身家秉先廬無恙不至寄居臯伯通之廡此其賢一也仲醇中歳所謂同學少年爾汝交而金蘭好者相繼登華貫有乘車戴笠之異而孺人曽不艷稱焉有似於王仲孺婦然諸郎君皆浩然充然無憔悴可憐之色不至如仲孺子蓬頭歴齒動父子情其賢一也晚歳則為龎公之偕隱矣然龎公不入城以全家往鹿門故而仲醇之不入城也并不入室孺人即屏居

肅穆而有林下之風又其賢一也孺人第少翟第耳往

者臺察以有道薦仲醇於朝將偕吳興鄒陳憲章故事

此何必非翟第仲醇同學有若方衆甫學憲唐元徵宗

伯楊彦履宮諭范長倩學僉其夫人則既翟第矣而柏

舟之外皆成逝波有如孺人之琴瑟並奏集於百祥者

誰哉又況乎仲醇述作大業不朽則孺人之徽音懿範

與之同不朽西池之紫霞上元之雲璈不足為孺人頌

也結帨之辰諸君子試理余語而前奏之當陶陶然盡

康爵矣

壽董思白元配龔夫人七十序　陳繼儒

往者董宗伯杖國之年凡里俗羔鴈牛酒逆屛不敢前即家居集冠蓋懸鐘鼓傞傞歌舞以上百歲觴侑之寂如也夫人少於公兩歲今丙寅小春朔七十矣謝祝復如前太守曰古長吏崇重風化表女宗號母師又如漢中太守執子孫禮如杜泰姬皆載在史冊今率諸大夫詣門而祝董夫人抑猶行古之道也夫人出海上龔氏

其族有臺省兩兄弟稜稜以風節著聞夫人旣歸公手
績以供兩尊人中饋肅給客至具若串而已不聞庖廚
聲公試蹶則下機慰勞亦不聞有幾微愁歎聲一盎粟
三浣衣若將終身而已其後神考拔公中秘光廟擢公
講幃今皇帝追念甘盤歷登禁近夫人邀綸告之轡命
非一累茵列鼎象服魚軒而居恒素風素德一似諸生
婦時不誨妬不冶遊不通門外瑱環之問撫視諸娣媵
如女教戒諸子孫如嚴吏嚴師稍長婚娶成名後亦不

復數數也初公在北時廷議欲推少宰公堅辭擬北大宗伯又堅辭未幾請南遂上引年之疏溫旨敦留賜傳還里夫人笑曰公少無宦情老無媚骨鳴犢見殞倦鳥先還知幾其神乎客以枚卜挑公者公曰無多言恐我家夫人聞之笑而齒冷昔楚莊王聘北郭先生為相先生曰臣有箕帚婦請入謀之其婦曰君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山濤謂婦韓曰忍饑寒後當作三公夫曰殉徵有怖心焉曰忍徵有市心焉今

夫人尋常疏練習而安之但願公却熱地避爭鬥急以得歸為幸不以失宰相為憂其賢於古人遠矣儻夫人凝滯不化鼻息咈然或對案不食或蒙被竊歎公能急流勇退如此快人意否自公出都以來未及兩匝歲捩席之地露齦戟手幾鬩為戰場譴者譴歸者歸黃金相印顛倒予奪如反覆手達人大觀直不得邯鄲枕上一笑公未老而引年先之槐宮之夢早覺蕉鄉之味方甘極人間全福晚福悉萃於夫人之門視宰相果孰多也

即使公坐政事堂衣衮圍玉押數十道黄昏文書豈若著作翰墨流傳於六宫四裔象譯雞林皆知有董宗伯哉宗伯之筆頓令枯者榮短者脩士大夫每有家慶數千里輿金輦璧恨不能乞其片言隻字以為家世光以為子孫重而余則烏能壽夫人夫人附宗伯公而傳真壽矣真壽矣

壽憲副賀景崖大夫八十序　陳繼儒

歲丙子季冬景崖賀大夫届八衮長公大來次公仲來

請肅家慶觴大夫捲手曰昨南北交訌皇上徹樂減膳
宵旰幾半年即京口援師不停趼將士不解甲士大夫
登陴守望不敢宿於家今雖平猶使人心怖安忍縱金
結綵博老人一醉乎仲來曰無已姑徵陳子數行以介
眉壽何如余唯唯賀氏稱朱方鼎族環珮相聲簪笏相
摩氣節功名至今巍然烜赫於朝野而屈指魯靈光則
惟八十之景崖公在公自少𠃜而貧傾田產葬親賴周
恭人辟纑佐之四十猶諸生遠近諸孝秀北面負牆以

請者甚衆萬歷庚子舉於鄉是年得復徵仲來羔羊填
户外乃甲辰竟挂乙榜初鐸銅城再鐸儀真日與座客
談經評史以為樂滄嶼左公增城葉公聞而笑曰賀方
回豈可以首鸞薦哉癸丑令楚之攸縣興除利害作士
勸農兩臺嘖嘖嘆賞有古循吏風而楚巔者擬以臺中
餌公公貧不能應越兩日而出守蜀州矣巴在萬山中
值渝城兵變公諭諸父老惟力是扞退語其子曰脫不
測後園清水中吾闔門就義處也已而幸無恙轉夔郡

丞拮据七年僅擢南司農尚書郎兩叙軍功一晉級階
幕府但以常調報公公略不介意戊辰分司浦口已已
督鑄寶源積貯頗饒而公獨凛凛礪伯夷之操主爵失
職於是有慶遠之命粤城斗大四面多獠爨雜居俄土
司變作公客搜方略擒縛元兇當事者方倚公如長城
備兵本省而公乞齋捧差拂衣歸矣公宦途三十載強
半在西南遠裔不納餽遺類向文簡不以意讞獄類韓
忠獻不欲為地方累減俸以助八千里之求援者類范

文正若其五十筮仕則謝安石也六十始學詩則高達
夫也謝絶再娶則曽子輿也聚首忘年幾不知誰主誰
客則司馬德操之於龎德公也公雖八十敏文健武坐
高閣手一編自哦出則與老衲讀竺乾之書入則與子
孫課鄒魯之學抱膝長吟共樂耕田鑿井曲肱而枕何
須席地幕天回視士大夫浮游於風波是非之中分門
户畏譏讒皇皇然食不甘寢不寐甚且無暇旁及外冦
仰分聖天子宵旰之憂者果孰勞而孰逸哉且大來臺

察以邉才薦仲來詞賦古今文識者擬之於金馬木天之間公竒抱未展兩賢補之但拭目太平以享子孫之後福穰穰而已轟飲百歳長春酒無讓

壽曾太史封公七十序 袁宏道

曾退如太史與余同臭味肝膽齒頰若共有之謬自以為元白歐梅不啻也而論仙宗一事獨與余稍異退如嘗入襄漢訪異人返至柳浪余迎勞之曰公自苦道途耳吾聞封公壽而健異人也歸而求之有餘師時有容

從退如游者愕而問曰留封公行業醇至不可謂非地上仙也然公性嗜動花下楸枰夜以繼日乍勝則喜溢眉端遶床而叫小失意則抑抑不自得耗神思以戰喜怒恐非靜者之事也余曰道以不滯為靜非沈默也不見坐馳者乎秋毫不接於前而丘山忽起於胸是名躁穽夫奕者專精一意以幸其捷太山摧而不瞬盛夏流金而不炎忘之至也適然而喜其喜無蔕適然而嗔其嗔不戚局竟罷局相顧一笑和之至也古之至人皆以

逍遙為靜奚取枯株而事之客曰是也老人不能去欲人間妖韶猶有情焉奈何余曰然多食可以病然不廢食善節宣者左嬙右施所以養生也夫澤之水盡於決竇之水敗於滯井泉之水彌月不取不加盈焉節宣之候也客曰世人之少有識誰不爾者謂若輩盡仙可乎余曰何獨仙三教之至途之人誰不具者饑餐倦眠夏絺寒裘此亦仙之攝生也遇於途則揖於門則徐此亦儒之禮教也呼之即應引之即行此亦禪之無住也達

者之謂聖充者之謂實日用不知之謂百姓余聞封公貌無文飾心無城府鹿豕木石之輩爾而汝之無忤色焉公蓋充其盡而漸至於達者余所謂大道止此雖淮南八公拔雞犬以過吾門吾猶以為小也退如不深信然亦不以為異今年聚首都門退如忽曰曩子所言若有會於余心者大人以今四月某日七十矣余曰此言足以壽封公遂次而書之

壽鄒南皐先生六十序　袁宏道

今海内名公卿有舉其地而知者有舉其氏而知者唯吉水鄒公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南臯先生非但不名也且不氏宮掖之深也厮養之微也羌戎之遐且禁也莫不敬憚先生如所嚴事之神明公車之牘塵羃山積類無不引先生為重慶歷以來所稱名公卿未有比者問其所以重不過曰天下第一激烈男子而已嘗讀先生書有云今之學者動喜奇氣勁節其流弊與沈溺欲海者則一噫此東漢諸君子所未夢見者也夫學不至於

道而趨天下之所重其所重處即炎也吾趨之之心則猶貢諛也春之長養也而雷作焉長江之浩瀚也而驚濤忽焉氣之所激偶爾見奇而造物者豈以是奇哉先生之道超一切見聞不以解悟為知不以擔當為行不以證人為功截然如出土之笋干霄而上更無迂曲世之所以奇先生者皆其學之餘元氣變化何所不有而惜其紆而不用用而不盡也夫天之生人也實難有一世而一人者矣有數世而一人者矣麟鳳芝草與世何

與而天猶若慳之則其於人也尤其所靳惜而慎重者也有家國者不深惟生才之難以為朝退一人夕進一人天下何患於無才而不知以雞鶩代鳳則亦何時無瑞也夫天下固有一人不用而抑塞數世者子思子與是已有一人用則存去則危者蜀之武鄉唐之梁公鄴侯是已今先生固所謂間世一人者而其年已六十矣如此人者一日在朝則獲一日之用而使六十年之景光半沈於巖巒水石之間深可惜也夫先生雖不用

所謂用者自有在明道覺世此亦聖賢無窮事業也然竊聞之世治則道行世季則道明古之聖賢不用而始聚徒著書以待後世洙泗河汾豈得已者今海内宴然不可謂季而先生之年未老嚮用宜有日雖然此其時矣國家之壽無疆也先生之年當耄期未艾也

壽洪太母七十序 袁宏道

乙巳秋九月廿六日孝廉弟宗中母洪太夫人七袠族少長咸集以次進觴最後及小子宏族先生命曰子禮

官也詞命予所顓盍為一言以觴宏再拜謝不敏乃曰凡木之婆然者必也其根之堅實者也是故百圍之幹至於干雲薄霧而其榮悴消長唯根焉是託故根者母道也今孝廉弟翁然就榮如花果之方萼梗楠杞梓之用將在異日請以是觴族先生曰是佳喻也然天下之為薦紳母者皆可以若言頌宏曰余家髙祖而下世不乏賢而昌其年者多在母氏屈指王父行為兄若弟者凡十有幾問其人慶歷相禪之初僅有存而王母在堂

上者至今猶可數也屈指大人行為兄若弟者凡四十有幾問其人至今三之一存而諸為母氏者若干人也故述袁氏者張母德焉請以是觴族先生曰小子善述他日載譜牒為賢媛盛事可也雖然是一門佳話也為袁氏母者皆可以頌宏曰余家族屬分三大支而長最繁凡三傳而子若孫幾三千餘指長居十之七八今伯母之膝下跪而稱觴者子十有一人孫三十有許人鸞停鵠峙瓊分蕙列又長枝中最繁盛者華封人之所稱

母蓋具有之請以是觴族先生曰盛哉抑報緣也母之所以令不與若更言之宏曰母內政脩飾相夫子以道往時宗人推伯為長一切國課户訟受成議於伯所母傾筐倒橐咄啐治辦宗人以是益親聯絡支屬如臂指之相使是母之功在祖宗者也伯既即世家日益落母攻苦茹酸和丸教子瞶書既登馴取上第撫異母子如已出皆有成立是母之功在孫子者也家雖酷貧好施不厭一粒一鏹與諸啼號者共是母之功在鄉邑者也

三者家牒所譽也國史所收也請以是觴族先生啓齒曰小子之言善而有徵斯實録也夫閨房之耀非文不傳小子識之以俟異日編彤管者於是太母色喜命諸孫子給賓從飲飲極讙酒行無算而退

壽王翁序 陶望齡

生而居越長於峭蒨滃淪之間如魚處濕蜂膳甘日與狎習而忘其大美及驅馳四方原隰風壤之觀既備然後知山川都會未有相偶相得夷易幽遠如吾越者葢

非老於游不足與語予三仕三免歸歸而頫仰髙深趣新景闢輒改其舊於是歎曰善乎子猷氏之言予非因藹而後返烏能知吾土之洵美與斯人之善狀哉惟予於交道也亦然少年意銳思盡友一世賢者相與劘切再游京師而鈍昏寡與其淵深敏捷之士掉臂而不我顧退而睠思鄉國長者寬中理外魚魚雅雅相宥以過相教以言俗之近厚而無巉岨排擊之態亦未有如越之君子也予既年長游倦迺始能深樂其山川而安事

其父老以為幸甚而悔其知之晚顧復自惟仲尼大聖也轂靡踵數以求友天下而不可得乃致懐於吾黨其稱宓子賤曰魯無君子斯焉取斯然則魯之多賢聖人亦久而後信也况其汶汶者哉㑹稽著姓裁六七惟㣧江之族方大興歲丁酉鄉進士君舉南畿而其季其復用材雋名於成均二君皆交予因有以知其太公雩都君之賢雩都君少孤奉其母以節孝聞其仕也有仁政居有義稱鄉人交賢之以告其郡大夫大夫賔而禮之於僎介

君油然不屑也其生平自置與所以教家大指率廩廩退讓言動淳雅望之有敦彝之色予不佞引而歸休幸其族之近古而思事其長老以趨慕宜莫先於雩都君雩都君以玆歲冬孟廿五日為七袠壽辰先是其二子皆試都下過予僑舍以文請會予得告歸來徵夙諾予謝曰有之且雩都君又予趨慕之尤者也其曷敢辭夫文士之持論遠取而近遺者多矣胥庭之世與夫壺嶠之山求之於數千歲之前與幾萬里之外而必不可得

予與君偕生於此泛清漣而眺巘樾豈復知有所謂方壺圓嶠者哉君之父子斲雕釋械忠敬而雖和斯亦家之胥庭也海上多神仙邃古之人多壽耇君方日遊壺嶠而居胥庭其為壽不亦侈哉予既閑退從君遊之日方永願君無少而舍我詒我以無伐生之道予將以敦史請焉

沈母王太孺人壽序　湯賓尹

予未駿君典太史一見異之曰吾輩人也兄弟行有女

者急之必無失既予壻沈氏拜太史館下王夫人調食
食我若親子女然者壬午之歲太史捐館夫人母子稱
寡孤予時尚少不解所憐課誦四遊怱怱無人世之慮
偶還僅一揖母於堂其後登仕版出入鄉國肝胆投人
人鮮有當者所遭歷人世傾側顛崖之狀不可以茹緩
急之際落落莫莫無可重賴藉然後知賢豪道義知己
相遇之難而里黨宦遊之會後君典而生先賓尹而死
者為可惜也太史意氣橫天下所收士尺寸而上脫衣

推食不問朝昏新第時江陵急之亦曰必無失者天下歸江陵知人矣奪情事起削書疏憤烈叩諫曰吾以此報相君投紱䟦歸䂨山艇水酌酒長嘯烏答雲屯是時眼光乃出牛背上曽幾微妻子計哉主人乍別賓客全零宿債未償田廬半折予每過故史街頭三步腹痛悶母夫人無恙伯子能讀書輒掌為合也今伯子成進士矣母躋七十壽矣尹不肖幼辱特達之知亦濫以詞林之屬塵忝陪擯僎人事天時可謂一復觴飛斝走僅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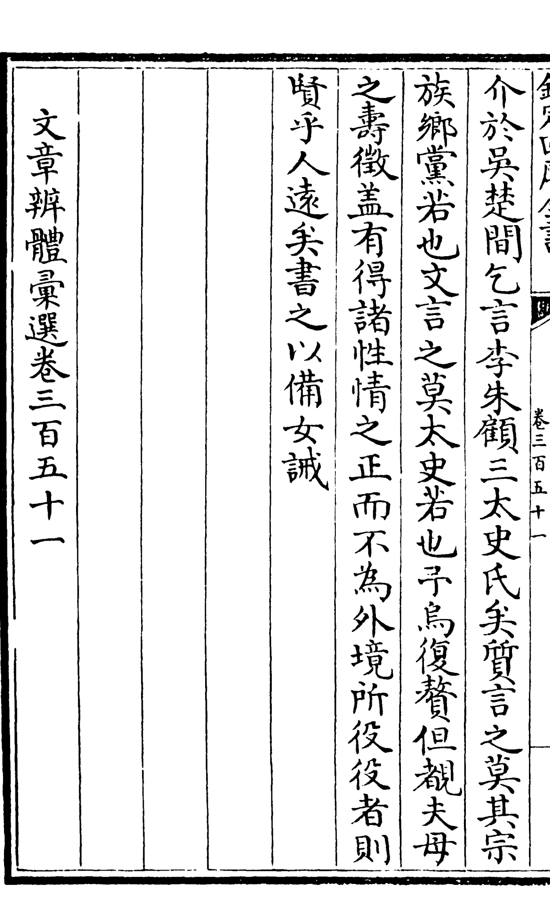
里閈之榮耀已哉母羮股療病割珥支貧專屋而處能以婢織奴耕秩內外之政才與德皆足敵太史者母壽未央為一時閨閣之範獨自太史後不知天下誰為男子計當時知太史者聖主之外如江陵亦復難得使在今日人人攝目矣故予每慷慨論列之

鄭母九十壽文　曹學佺

夫壽者人之所最難得者也而婦人為尤難何者順逆之境喜怒生焉亦人之常情也而婦人者其權聽之於

外既不獲以自由其意蓄之於内又不能有所節宣觸境之間恒逆罔順用情之際少喜多怒皆足以傷生伐性而損壽命之源是故范文正公以為嫁女必勝吾家者則由豐而之嗇難也魯公叔大夫之母而紡績不替者則由嗇而之豐又難也予觀於新安鄭君母可異焉母出自其溪南吴氏望族矣治千金裝以嫁亦至楙郁矣於是歸鄭之日而鄭家中落也則所謂不如其家者也母毁簪珥以資其外至賢矣供滫瀡以事其姑至孝

矣於是佐鄭有年而鄭家復振也則所謂不期奢而奢自至者也母於處嗇不見其嗇其於處豐不見其豐豈非境變而心則一者乎及其夫之逝也𠢐祠展祀使其宗族合焉子之長也一出一歸使其勞逸均焉而其為德於鄉也趨者夷暍者蔭今歲大祲議賑則蠲數中人產以應郡大夫之勸焉秋之日鄭君告歸為予述曰此予母之事也明年耋期至矣敢請予聞鄭之宗族鄉黨蓋以鄭先之百歲汪大碩人祝母矣又聞鄭君之遺一



介於吳楚間乞言李朱顧三太史氏矣質言之莫其宗族鄉黨若也文言之莫太史若也予烏復贅但覩夫母之壽徵蓋有得諸性情之正而不為外境所役役者則賢乎人遠矣書之以備女誡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五十一